周官說

周官說卷一

莊氏學

太宰以九賦斂財賄

邦中之賦十一其正也四郊之賦二十而三甸也稍也縣也都也賦無過十二六者公田之賦也其別有二藉民力以耕公田而收其入無過十畝曰耡粟鋤之言藉也授之宅以任嬪婦而徵其賦自五之四以下或地徵於布帛則以粟當之曰屋粟屋之言宅也閒民之力征以泉而農之傭者或徵其粟曰閒粟各上諸地有司以給司空之役事關

市之賦商也賈也百工也閒民也商民受田於畿
內貨出於關以其籍徵之徵于門者不征于關征
于門關者不征于市其受田于邦國者幾而不征
工賈之受田者以籍征之雖不受田有力征也商
亦如之閒民助商賈其力征曰絘布絘助也賈會
百物其賦曰總布總會也工貢器物或征其布皆
屬於市凡此三職受宅於野皆有賦也其居市廛
則有征也謂之廛布是曰常賦惟力征則有司以
待役事山澤之賦虞衡也藪牧也関關也閒民也
賦各以其所有幣餘之賦職幣所振餘財也出而

復入故名曰賦

以九式均節財用

曰九穀廩人職之王及后世子食用六穀膳夫制之饎人共之不會凡百官之祿司祿受灋于大宰以月授之惟受田者不領王宮之稍食宮正會之宰夫聽之后宮之稍食內宰攷之舍人領之稾人共之凡祭祀喪紀之禮米舍人以灋共之賓客共其米及芻禾凡薪芻以灋授校人及牧人馬出則無芻牛在滌則有穀冗食之餘以豢祭祀之犬馬牛之芻秣六牲之穀食皆會凡粟入之藏必量邦

之用以時徵之於有司不盡入餘以爲委積薪芻亦如之凡委積在鄉則閭師以授遺人遂及野則旅師以授委人凡道路之食飲取具焉若公用則遺人委人掌之入其會于廩人施惠則閭師旅師掌之平其斂弛之事凡酒材舍人以灋授酒正酒正以授于酒人凡酒之出入小宰聽之漿人醢人遺人醢人之用穀亦如之凡爲公酒者受灋焉

凡財賄大府職之曰布帛曰絲枲王之禮衣服世子之服凡命服衣服之賜類司服制之燕衣服則玉府共之后之衣服命婦之衣服內衣服之賜頒

內司服掌焉喪紀有司共其衣服及其衰凡王及
后世子之衣服外府共其齋不會縫人掌爲之衰
紀之設飾亦如之凡王之五冕弁師爲之后之首
服追師爲之其屨屨人爲之金玉之飾玉府共之
凡衾裯牀第亦如之凡飾邦器內府以時頒其齎
于百工司常職旌旗歲時共其更旌縫人受材於內
府成則授畫繢盧人設其柲鍾氏設其羽幕人掌
帷幕幄帟綬掌次張之幂人職巾幂典瑞職繅藉
旌節入于掌節梓人爲布侯軍司馬職軍壘之用
布巾車掌凡車飾馬飾喪紀則官具其器凡祭祀

之用帛賓客之用幣及祿賜若燕好大府以灋授有司凡內人之布帛典婦功斂而頒諸內府民職及邦國之貢入于大府其服入于司服

曰木材凡作寢廟倉廩府庫官府臺榭匠師帥工人度材于山林虞衡授之工正攻之次舍之用材掌次舍者職之軍壘之用材軍司馬職之邦工以時繕修焉若有軍旅賓客之事委人以委積之木共其毀折皆有會凡城守之木材有司共其用掌固巡而攻之凡禮器樂器梓人爲之車輦職車者爲之舟職舟者爲之耒耜車人爲之廬人爲廬弓

人矢人爲弓矢槀人攻之王之射器繕人職之凡
邦器之用材虞衡以授掌材者而頒之於百工成
則入於有司毀則入于職幣大府會之喪祀之用
材若器官共之凡民職之材木掌諸虞衡邦國之
材貢以授掌材者其器各授其有司良者藏于內
府以待用燕者藏于玉府大府皆會之
曰金玉曰石錫曰丹青卝人以時取之入于職金
貢金罰金亦如之頒諸百工良金以爲幣其次以
爲戎器禮器樂器惡金以爲田器工正攻之祭祀
之金版賓客之賜金玩好之用取具焉邦有大事

用金石職金掌其令玉人攻玉王之服玉佩玉玩好之玉玉府藏之圭璋璧琮授典瑞酒器授犧人王后之首飾授追師王之冕飾授弁師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用玉皆有會凡宮室服器之用丹青者皆以時頒之

日疏材大府以瀘徵諸有司餘以爲委積場人其果蓏珍異之物虞衡共川奠及澤物之奠與百事之鹽以授內官掌葛斂絺綌之材及草貢之材入于典枲染草入于染人若夏采內宰攷之漆林之材山虞以授司空之屬掌荼斂荼芻及野疏材凡

畜聚之物掌虞共蒲葦林衡共竹材掌炭共灰物
炭物以待邦用飾邦器餘授委人以共賓客軍旅
之事遂人皆入其會于大府甸師共祭祀之蕭茅
野果蓏之薦甸徒共薪蒸以役饔人
曰鳥獸牧人牧六牲而頒之五官之人牛人掌公
牛之政校人掌王馬之政馬質掌馬質之令以待
國事以共犧牲凡公馬牛之任與其行有司平之
死終則書其所以或更或否會同軍旅行役牛人
校人共其公車之馬牛凡幣馬校人以授使者四
方之獻馬則受之登下其出入死生之數而入其

會惟大祭有馬牲凡牲牷有司共之無牲則受布于大府以償之王及后世子之膳羞膳夫受灋于大宰而共之不會其頒賜則會凡賓客之牢禮飧牽宰夫以灋命官餼若死牢則庖人職之生牢則六官之人共之凡六獸六禽庖人會其入出掌畜服不氏職內圃之禽獸囿人職外囿之禽獸而共之獸人獻人鼈人掌王郊公地之禽獸虞衡掌山澤之禽獸以時共之頒諸萬氏麇人斂屠者之禽獸入于膳府凡中醢者授醢人脂膠筋角入于內府中幣者入外府中國寶者授卜人凡飾器之蜃

白盛之蜃掌蜃斂之凡百獸之用皆會惟時田之禽獸入于腊人不會曰皮革掌皮斂之司裘會之曰骨角角人斂之曰毛羽羽人斂之冥氏獻猛獸之皮革齒須備穴氏獻蟄獸之珍異皮革翨氏獻猛鳥之羽翮入于有司皆會以時頒諸百工裘氏爲裘大裘入司服良裘入玉府功裘入內府宮伯頒之函人爲甲冑入于司甲韋氏爲弁韎入于司服鞾人爲鼓鞸入于司樂梓人爲皮侯爲干盾入于司裘司干司戈盾巾車之飾車次舍軍壘之用皮革工具其物以待

事楖人治骨角鍾氏治羽弓人矢人治射器旌旂之飾舞器之飾衣服之飾皆官掌之凡皮之可爲幣者內府制之以共聘享燕好賜予之用而入其會

曰土石虞衡物土以爲之陶陶人瓬人治之以其禮樂燕好凡用器及城郭宮室冢墓之用石亦如之陶正掌之有司受之皆入其會于大府凡在官者須其稍食給其薪蒸在民者各貢其器以待邦用轉輸之費則皆受于有司

曰泉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

司空作之布帛制丈入尺純三咫內宰制之皮各有制皆受成于大府邦國同之通于四海巡守殷國以壹之更制者有常刑黃金皮帛內府職之錢刀外府職之泉府行之祭祀賓客喪紀之用幣衣服之用百官之祿賜百事之齎皆取具焉職內攷其入職歲攷其出職幣振其餘賜予出焉式貢之餘乃入玉府以共玩好之用凡珠玉龜貝以權四幣之直弗恒用也

五曰宗以族得民

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

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別子曷為者也曰諸侯支子也與而始受官邑者也別子則曷為謂之祖曰有繼者也有繼則君賜之族俾世其祿焉本之由別子而始故曰別子為祖別子不必世賜族則世不世無

宗有族乃有宗宗必宗其繼別子者焉故曰繼別爲宗古之卿大夫受位于朝夙夜不解務當其官懋其功不誣其祿愼行其身以蕃育其子孫夫然則能受族于君以成其宗詩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所以教忠孝之行而隆福祿之基也宗以尊祖則曷曰繼禰者爲小宗曰大宗之族而再世有官邑則爲小宗而貳于大宗傳曰大夫有貳宗然而曰五宗何也三世則繼祖矣四世則繼曾祖矣五世而繼高祖官邑如故也五世則無不遷者不以亢別子之爲祖者也大宗以尊祖小宗以親禰小

宗有四故曰五宗然則不別族乎曰統於大宗不敢別也苟有封而爲國君者乃可以命姓而受氏也箕子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商頌曰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貴者無常貴賤者無常賤昭明德廢幽昏公天下之大端也三代傳之久矣此民氓之所由勸勉而隊命亾氏之可爲怵懼者也盛德然後百世祀其曰有百世不遷之宗何言之易乎曰言百世以言乎不遷也繼別子之所自出則諸侯也遷是則天子也繼別子云爾而逹乎諸侯天子何也曰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以卿大夫之德爲未足而遂言之以言乎
百世之不遷者也是故天子諸侯尊統上天子受
之天諸侯受之天子繼世者與祖爲體而莫敢自
專焉統在上也自大祖之族下皆稟之矣詩曰在
宗載考天子則諸侯之宗也諸侯則卿大夫士之
宗也然而不曰宗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然而
曰宗君有合族之道也若夫卿大夫則卑者也卑
者尊統下不得與祖爲體而得收其族焉自別子
之庶皆稟之所謂以族得民者也傳曰持重于大
宗降其小宗小宗繼禰大宗繼別子今曰有小宗

無大宗有大宗無小宗謂大夫與卿公子之適庶
與曰大夫也非公子也公子則別子也可以爲祖
不可以爲宗其禰則先君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其
統則今君也昆弟不得以其屬通何大小宗之有
適自爲大宗則疑君矣庶自爲小宗則卑君矣無
宗亦莫之宗者公子也大宗小宗云者大夫也公
子之孫及官邑之族也小宗何以無大宗小宗不
絕而大宗絕也大宗無絕則何以絕大夫失守宗
廟而子不得嗣也介子有爵者執其祭事宗子沒
則已故曰絕也諸侯有絕況大夫乎小宗何不遂

爲大宗不敢也大宗何以無小宗不得立也大夫有貳宗何以不得立族無世官世邑則莫敢立也失位不祭無田不祭況敢爲宗乎夫子之極言孝也曰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故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者修身愼行之致也大宗必大夫乎曰始必大夫繼則士可也不與祖爲體故也大夫亦爲小宗乎曰大夫不奪宗則小宗而已矣曰公子何以無宗曰尊君也何莫之宗尊君也非以寡兄弟與曰雖衆莫敢爲宗也不貳尊也天子則建國諸侯則立家苟爲貳宗是大夫君也非所以明

尊也然而有宗道者有君命焉爾也公子之公命其士大夫之適者一人曰女爲之宗命其庶曰爾皆宗之則公子之宗道也爲昆弟也非爲祖禰也以尙年也可以尙德也可是道也葢通於天子則周公其人也是故五宗之義大矣可以見親親之仁焉可以見尊祖之義焉可以見昆弟之序焉可以著男女之别焉上統下下不援上以此知其貴貴也始封必爲祖以此知其貴有德也能繼而後命之族以此知其貴有功也命之族而後爲宗以此知其貴受命也善不可不傳於後而富貴無常

以此知其貴天命之廢興也大哉五宗其人道之
極乎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職
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
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
祀五帝者何冬日至之月祀昊天上帝春祈穀于
上帝夏大雩帝季夏祀上帝于明堂周公制焉秋
大饗帝五帝皆祀天也詩曰維天其右之其曰五
帝何天以四時成歲王者順時以報天歲有五祀
故曰五帝祀以圜丘為大禮莫隆焉則經別曰昊

天上帝凡曰祀天曰禋祀曰郊祀皆五帝之祀也非迎氣與非也迎氣不卜曰先期三日大史謂之天子天子乃齊非前期十日所謂禮也非祀也其曰大旅上帝則有故而后行事非歲事也宰王之冢卿祭國之大事祀天祭之大典列冢宰之職于祭祀而不首天事焉乃以迎氣當之非所以致尊重也其不言凡者何王親祀也必有故則不與祀大神示者何朝日夕月社祭地也殺以歲而王親祀焉日至之祭社也必親王親祀大宰共其事不則小宰掌事如大宰之濵其有故而王不與則大

宗伯攝位大宰掌事如常遺屬爲不以大宰攝嫌也非周公之德則篡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大宗伯

禮者何因事而祭也曰天地尊辭也匪天地弗用也曰四方散辭也不惟其神惟其方云爾是故諸侯見于天子天子帥之以禮于明神所以教尊尊也春見曰朝帥諸侯拜日于東門之外玉用圭其色青牲幣亦如之夏見曰宗禮日于南門外玉用璋其色赤牲幣亦如之秋見曰覲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玉用琥其色白牲幣亦如之冬見曰遇禮

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玉用璜其色玄牲幣亦如之若諸侯會同則各眂其時天子巡守適方岳告事于天地而覲諸侯以奉天明也祭天祡玉用璧其色蒼牲幣亦如之祭地瘞玉用琮其色黃牲幣亦如之祀于山川以柔百神也祭山丘陵升祭川流用玉幣則各眂其時凡迎氣春以青圭夏以赤璋秋以白琥冬以玄璜配五帝佐五臣凡類上帝則用蒼璧凡宜社告后土用黃琮皆有牲幣

辨廟祧之昭穆　小宗伯

凡昭穆之敘自大祖以下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

昭兄弟相爲後者如父子凡爲後者亦如之庶子庶孫各以其所自出之王而别其族曰某族有事于親廟以族之親疏爲敘其在祖廟之中則大祖之族爲上羣昭羣穆以先王之世次爲敘其族之長幼卑尊各于其族以次之而上其宗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歳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大行人

王畿禹之甸服也敘日以令祭歳偏侯服甸服禹之侯服也敘月以令祀近者一歳遠者二歳則偏男服采服禹之綏服也敘時以令享近者三歳遠者四歳則偏衛服要服禹之要服也敘歳以令貢近者五歳遠者六歳則偏夷服鎭服禹之荒服也世一終則王蕃服五長之所建也其來見如荒服也虞夏之建侯侯服也有殷之都畿甸服也男服子男之國多也采服王官之尹衆也衛服封疆大

而諸夏之衛也自要服以下皆四夷也蠻在要服近也夷在荒服遠也曰祀物曰嬪物曰器物曰服物曰材物曰貨物服各一貢以多名之也不言幣貢貢必有幣也不言斿貢以寡略之也以所貴寶爲摯則無常物也故曰物貢

周官說卷二

味經齋遺書四

莊氏學

大祝九祭何謂命祭何謂衍祭何謂炮祭何謂周祭曰皆所以享右祭祀也於士虞禮以知命祭於司巫以知衍祭於生民之詩以知炮祭周祭九祭以命祭爲本人鬼自始死之奠以至遣奠皆不祭及虞而祭經曰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然後祝迎尸祭其所祭者乎抑祭始爲飲食之人乎有

尸乎有求尸乎不知神之所饗而不忍不以是爲神之所饗也祭也非奠也故曰以虞易奠而爲祭之本也特牲少牢無其儀天子之吉祭以司巫職徵之有苴館矣則宜有命祭矣且其命祭必始於祼顧命曰王受同三祭則享先王蓋祝命之而祭于苴矣何以知祝命之以士虞禮佐食祭黍稷而祝祭髀隅反之也士大夫重酌奠天子之儀莫重于祼事神之大節也由是而腥肆爓胣皆有祭記曰腥肆爓胣祭則朝踐饋食以迄繹賓尸皆舉之矣皆祝命而佐食祭皆祭其所祭者故曰以命祭爲本九祭莫先焉事天如

事親天神地示皆然非祭始爲飲食之人也衍祭社
子春以釋望衍而不言其禮之所繫以詩言之祝祭
于祊祀事孔明納享之時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時則
男巫以其方設其牲之體祝祝而巫授以號旁招以
茅以其方佐食隋祭焉茅之言明也祊在門外西招
之遠邇無算故有求諸遠之義焉必在西方文家左
宗廟也以炏者朝廟而後行故以此爲祀事之甚箸
者矣炮祭者詩云取蕭祭脂也時則血毛詔于室而
取膟膋燔燎焉祝饗而佐食燎蕭以祭也自樵燎以
上主於燎矣則未知炮祭與否與血祭不求諸陽則

無炮祭焉周祭道祭也詩云取羝以軷也有事于郊社祖廟大馭有犯軷之儀其職曰馭玉輅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既祭而後往祀所神明之也詩具陳之傳曰道祭則是篹曰行神則非何以謂之周祭道周也或曰以輪周爲節而成于三或曰周曲也祭左右軹及軌也祭則酌僕若祭侯獻服不服不因以祭左右个及侯中有折俎焉非既祭而酌乃酌以爲祭服不祭侯僕祭兩軹與軌必非始爲飲食之人矣亦非以始有事於行也王爲天地社稷

宗廟主尸神象也其車皆神所憑依故亟㧞以敬而
神明之若有事于行謂之出祖飲餞相似而實不同
鄭氏旣失之於此至言九祭而絕不繫所事之鬼神
祇而經則曰享右祭祀矣是知食必祭于豆間初非
始爲飲食之人也中庸記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每飯不忘以篤其所生
雖不遠事心必至焉此聖人之教豈末學所能與知
乎哉
大祝九㩁五曰吉㩁六曰凶㩁鄭康成云吉拜拜而
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

年服者檀弓之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康成以爲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康成以爲周之喪拜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康成以爲自朞如殷可盡合周官戴記爲一說矣竊以爲非也吉凶不相干經曰吉拜必謂施于賓祭嘉好之事者今以齊衰不杖以下當之反吉凶之名不正甚矣且求之經記稽顙服之重者也齊衰不杖以下絕無稽顙之文喪服小記言之曰爲父母長子稽顙大人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凡記所不見則皆拜而不稽顙也稽顙爲重不稽顙爲輕

康成以爲先拜未嘗不稽顙孔氏因以稽顙後拜疏
記之稽顙從而爲之辭曰小功以下不稽顙豈特小
功耳惟記所稱父母夫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也康成
偏繫諸婦人而以其餘爲婦之父母謬至此極與女
子子降父母爲朞其儀未嘗不以稽顙婦爲夫稽顙
而以父母爲其餘生我也而直以爲已所適已所生
之餘是可爲訓乎孰不可爲訓乎二戴往往記孔子
所從必曰從周必曰善殷今曰吾從其至者則未有
殷周之文也信如康成說旣以先拜爲吉而用之齊
衰不杖以下以後拜爲凶而用之三年其定于大祝

之辨久矣奚俟夫子哉經曰吉拜釋之者曰喪拜吉可謂喪乎喪可謂吉乎記曰稽顙釋之者曰稽顙而後拜至于緦亦稽顙而後拜嘻其甚也記曰稽顙者惟父母夫長子其餘則否釋之者曰小功以下不稽顙無明文不杖朞以下皆拜而後稽顙也其餘無所指乃遂以恩殺于父母當其文奚無等而不祥若是哉記不曰殷人拜而後稽顙周人稽顙而後拜釋之者曰彼爲殷此爲周將非以無爲有者乎雜記曰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贈旣窆而贈也古人惟以此拜施于所喪者蓋其

重也記者蓋曰杖有時而可稽顙則無時焉可也重
之以其贈也拜則知有不可施于其妻者矣若父不
拜子愚不肖皆知之矣不記也其言與喪服小記相
發明皆以稽顙爲重喪服小記則并不著妻之文明
且斷矣長子之喪則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以有適子
無適孫知之母在可以三年則可稽顙矣其贈猶無
拜也妻之喪有母者杖可也雖大夫弔之不稽顙母
在以爲尊則不得尊大夫而致嫌也彼以大夫弔之
而稽顙猶之乎不稽顙爾皆在其餘則不中矣謹定
曰稽顙而後拜子爲父後者之禮稽顙而不拜則衆

子也臣爲君妻爲夫亦皆稽顙而不拜無爲後之道故也此重拜也非子爲父母臣爲君妻爲夫父母爲長子則皆拜而不稽顙重稽顙也拜而後稽顙父母爲長子君弔于其臣大夫弔于士爲主後而拜者行之此皆大祝所辨之凶㨗也吉㨗則冠昏相見以往賓禮嘉禮吉禮拜者多矣祭祀吉拜詳特牲少牢禮凶拜則此經頓首即他經所謂稽顙士虞禮送賓拜稽顙則祭祀亦容有凶拜在喪中也遭事變亦用凶拜以喪禮處之也天子之義自受命之祖則諸父昆弟莫不爲臣其在諸侯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是故尊者尊統

上天子諸侯繼世與祖爲體爲之後者無問昆弟無問諸父皆以禰宮事所後之君臣與子一例也何以言之國不可以無受無受則篡僖公卽位其得免於篡繼弑君不言卽位者主閔公之喪祥也禫也祔也皆以爲人後之禮行焉詩曰靡有不孝又曰新廟奕奕以禰事閔宮者三十有三年矣至於文公乃以爲弟而躋僖公乎故曰逆祀也然則以莊宮爲祖廟乎曰否以父事所後者則已已不更其親廟也文公以祖事閔宮而莊宮之爲祖廟不變也高曾祖禰謂之親廟親盡迭毀吾聞之矣廟盈則毀吾未之聞也子

孫有東西宮南北宮伯仲叔季居之自五人以上則將爲之別築宮乎抑遷其伯以處積於叔者乎必不厚子孫而簡宗廟明矣詩不云乎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此僖公不更親廟之詩也曰此其親廟正統也如不得已而以昆弟之子若孫爲後則如之何曰以禰事所後之先君無疑也四親廟皆以是推之高曾祖居可知矣其父母在則如之何曰生不奪其父母之名也死則降其父母之服也生則養之以己之養死則已不得爲喪主焉則不得爲祭主焉如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見則以君臣之禮曾不寤人非父母焉

生且是子也於已爲路人而其父母又以衆子之服報之也廢父母之名行君臣之分無恩焉無禮焉何報之與有

適孫爲祖後立爲天子廟以祀禰乎否乎曰義不得廟也祖之生而存也而父沒祖爲之服三年之服而祔之於其祖歲時享於禰宮不祝而祔者皆食焉是故古者重祔神之道也以其氣合之不以其形二之去人道從神道先王以是爲禮之大節也故古者重祔祖祔其子而孫又離之於義安乎曰侶穆之祔也有廟矣向也祔今也廟奚害而不得也曰祖不廟祀

其子則孫不敢廟祀其父也不以親親害尊尊人道然也曰然不殆于禰其祖乎曰爲祖服斬固事父也于禘祫也祖爲祖焉禰爲禰焉而合食於大祖之室焉雖百世不易者正體于上而子孫之統也不廟不成其尊爲天下臣民正君臣之義也曰不廟則得與於禘祫乎曰不廟非不享也天子之宗廟支庶不得祔焉其祔者皆正體也不禘不祫是廢正體也祖不敢廢其適而喪之而祔之孫敢廢其父而不禘祫之乎曰聞之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不廟而祔是殤其父而莫之後也可乎曰殤之祔也無後者之

祔也大夫士之宗廟也天子之宗廟祔者皆正體而成人之喪也不廟者屈于父之生而存非殤之也已欲全父子之道而俾其祖不父其禰不子乎曰祖存則父屈祖沒而父伸不可乎曰祖雖沒祖所廟事者不得遷弗遷也伸其父之尊遷其祖之所尊不可也曰弗遷而更立焉可乎曰不可祔而不廟尊之爲正體也更立廟而弗遷是以支子卑其父而不得享於大祖之室也烏可哉曰未踰年君而子嗣之者如之何曰不廟也其不廟何也不貳君也祔于祖如爲子祔于大祖如爲君順死者之孝心而不敢當尊焉是

以鬼神饗其祭祀也以神爲無知焉用廟以神爲有
知未聞不孝其親之所孝而能孝其親者也
公羊傳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
書葬註云未踰年君臣下無服示一年不二君也案傳云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皆嗣君自稱之
辭或稱諸異邦亦然此則一年不二君之義非謂臣
下不奉之爲君也臣下則故稱爲君所謂緣民臣之
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而於國
中則不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未有君薨有嗣而
臣下不奉爲君者未有既奉爲君而不爲之服者未
有爲前君服而不爲嗣君服者雖同時貳斬無疑也
且註以臣下無服解無子不廟之義意似不貫若然
則有子者亦爲未踰年君也將謂臣下即爲之服與
註誤疏說益支春秋子般卒子卒皆故子野卒無故皆以兄
弟爲後皆無子不廟之比然閔公受國不書卽位不

謂之篡昭公書即位絶非篡者之有赳文子野無故
也然以繼之如君父之禮求之其曠闕爲不少矣此
所謂不成喪不葬而非不廟不書葬之說也子爲正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非季孫之多行無禮乎子野之
喪其不成明矣茍其成之則如之何曰赴于天子以
王命立之後大夫不得專立君也以所宜立爲喪主
而俟天子之命以君其國夫君之爲主者爲後者也
是所謂受國焉則臣與子一例也徐傷歸父之無後
仲嬰齊且以爲人後之辭斷之矧未踰年君方其在
牀在棺而受國者視之若塗人乎然而春秋於昭公

無譏焉蔽罪于意如則已矣然則如何而可謂之成喪乎有先重後輕先輕重後之禮焉必殯於廟也必祔于祖也臣必爲之服斬衰也必以昭穆祔其主焉而不廟也臣事君子事父夫而後可以君其國臣其國人而無憾焉雖子何以加茲正體于上者與祖爲體也昭公不若此不可入周公魯公之廟入則神有恐恫焉若曰此子從何來乎臣與子一例雖子何以加茲公羊傳之云非聖人之指也於子則豈不可廟乎曰不謚不稱公也浸假而廟之則侵假而謚之公之矣夫豈死者之孝心哉其妻也生而存則如之何

養之必以君母之養適也夫人焉可也庶則非夫人也稱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没則祔於昭穆之姑而合食於享焉君無廟而有主不悉迎主而設之特祀焉設主也主安設諸古人廟制不傳士大夫有一廟二廟三廟則數之可法者也高曾祖禰之祭士大夫禮亦宜之廟則以親者言之或干祫或特祀則迎遠者之主而事之奚不可之有聘于他國賓以所歸之大禮祀其先於主國之館況于父子祖孫之爲一氣焉者乎且亦知鬼神之情狀乎以萃不以渙也五廟之謂多親盡而毁皆合食于大祖矣古者

重祔祔之爲言萃也虞其渙而有廟非喜其渙而有廟凡民亦皆知之矣烏乎此聖人所以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之常道也

郊特牲記曰王者取法于天取財於地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周官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兆五帝於四郊尊天故於郊右社稷而左宗廟親地故於雉門之外社者神地之道也祭地於社非北郊也然而曰郊祀天地何也郊祀天配以地也何以明其然也春秋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羊傳曰三望者何祭大山河海天子祭五嶽四鎮四瀆謂之四望

郊天則祭之山川猶祭亓于地乎然而禮不言祭地何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宗廟之祭鋪筵設同几祝曰以某妃配而巳明神之同也合祭天地義猶是也樂舞牲幣之不同何也曰大司樂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歲有常祀祀有常品載在書策可覆視也若圜鍾函鍾異其均文之以五聲也鼗鼓琴瑟異其器播之以八音也蒼璧黃琮牲幣異其色此因事而告故稱名曰禮覲禮所陳也何異之有月令曰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詩

序載芟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社以春秋方丘以日至異矣曰春秋之社時祭也禮達乎諸侯日至之社大祭也非天子不舉焉祭社必合稷惟日至則不明尊也禮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圜丘郊兆也于南故曰南郊鄭氏謂南郊祭蒼帝配后稷圜丘祭北辰配帝嚳皆謂之禘不如王氏之說也方丘社也爲壇坎故曰澤中鄭氏謂祭崑崙又北郊祭神州天子之社一而已而祭法有王社有大社皆非所以尊一統也考之周官戴記祀天有五南郊一也祈穀二也大雩三也大饗四也祀于明

堂五也祭地有三春祈一也秋報二也日至之祭三也圜丘明堂皆在南不祈于東雩于北饗于西分言之曰五帝專言之曰昊天上帝祭地于社曰社言其位也曰地言其主也

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皆曰日至祭天以祖配季秋享帝以父配季秋大享禮行于明堂二之何也曰吾見其二未見其一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大享我將之詩祀文王于明堂亦不見大享之文戴記言大享屢矣不云明堂也月令夏有居明堂之禮而大享帝在

季秋亦不見祀于明堂之文漢初諸老先生所傳未嘗并而爲一也兩事非一事不旣明白乎祭有義有類有方孟春祈穀禮于東郊貴其始也季秋享帝禮于西郊告其成也明堂在南取諸離而秋行事焉失其方矣夏雩在北冬郊在南何也曰原諸氣始而以日至行焉求其類也雩逆時雨求諸陰也郊則報天就陽位也記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由此言之后稷文王其分殊其尊一也明堂郊祀其禮殊所以致尊一也聖人並舉二禮而特稱嚴父斯其義也且夫后稷于周爲祖文

王在武王稱父鯀爲禹父實曰夏郊則非祖矣成康以降不問迭配則非父矣昧嚴父之義執祭父之說是使王者子孫得以意崇其私親且上假郊鯀之誼而易先王功德之宗祀也愚以爲大饗非宗祀明堂不行於季秋斯不誣于祭也已

天子宗廟之祭有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歲四祭諸侯之祭宗廟也其禮異其名同也祠礿烝嘗歲省一祭五年再殷祭亦如之凡三祭記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周

改礿為祠改禘為禴然猶因其禮仍其名其在成王時凡歲祭夏禴秋嘗冬烝王季以上合食于始祖后稷武王合食于大祖文王洛誥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祫烝也雖禘大祖也武王祀文王為王者大祖之廟傳之子孫武王以下皆合食焉此祫禘也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下及羣公此祫禘也五年殷祭并及毀廟此大禘也春秋傳昭公十五年春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秋禘於襄公猶禘也非夏祭其曰禘何也用禘禮也祭莫重于禘嘗嘗有祫無特故特祭用禘蓋始以禮祀周公後僭

于羣廟也祫禘犆禘時祭也大祫大禘殷祭也諸侯皆用之魯則僭天子禮樂焉爾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三者皆日合祭于大廟也故曰嘗祫烝祫是故犆祭于羣廟祫祭于大廟大祫未毀廟毀廟皆合食于大祖毀廟無尸諸侯殷禘亦如之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其合食猶祫也

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此禘於僖公也其曰先公何合祭也祀閔公及毀廟也于僖宮降尊以就卑也禮乎曰非禮也以媚于僖公也諸侯五廟僖宮宜毀久

矣昭公十五年春禘於武公經曰有事不曰大事二十五年秋禘於襄公特禘非大禘也且是禘也萬者二人意如雖不臣敢慢周公哉襄公公之禰也不庸先君無君也十一年夏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晉叔向譏之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此之謂也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未再期未可以吉也又不祫而特禘焉皆非禮也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祔已而主反于寢練而後遷廟禫而致其主于廟然後吉祭大祫也三年而禘于大廟五年而再殷祭當其禘祫之月而省一祭焉禮也

古者不遷之祖自措之廟立之主而素定矣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文王廟在豐初立者也在洛邑周公尊之曰清廟皆不可以在遷遷迭毀之列決然無疑者武王之廟祭法所謂宗也他書雖無可見然必不可以明堂位之文世室武世室名祖宗之廟決矣祖宗之廟天子皆歲獻文武不合祭于后稷之廟亦決矣其祭之序先后稷而文王繼之各致齊三日散齊七日則因之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故致齊不得相因也然而召誥曰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者非天子親祀也洛誥曰烝祭歲文王騂

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文王武王合祭可矣洛誥又曰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
于文王武王此周人祖宗之廟在洛邑者而不見后
稷廟蓋尊以配天則極矣書記大事常曰王朝步自
周至于豐武成王來自商亦至于豐宗廟在是也社
必在是也豐鎬相去二十五里則四郊明堂一而已
矣四郊文王立之明堂蓋鎬京有之文王受命先郊
而後伐棫樸之詩是也作邑于豐行郊祀審矣詩曰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皆以王者之制作之也詩又曰
鎬京辟雍魚藻曰有那其居可以知王居之嚴三雍

之盛宅鎬京而後備矣靈臺辟雍文王有之惟辟雍鎬京更作之明堂則武王所立也文王不以天子之宮室自處三朝五門武王所立故曰武王成之也一豐一鎬相述作皆聖人所不得已焉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攷載師任地公田自八十畝以上至百畝止則知鄉遂都鄙皆用助灋矣若以爲貢則遠郊以下毋乃已重乎曰國中什一使自賦何也曰鄉遂餘地也載師職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此皆不耕公田各以所有爲貢其民多宅于國中

故曰使自賦也一曰溝洫胡不同也曰記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魯衛疆以周索晉則疆以戎索蓋因地勢而規畫之則天下皆可為井田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畮其明效也如子之意則將夷丘陵堙川谷壞斷天地之性以為溝洫乎抑將度廣狹揣高卑順其故然以為溝洫也子又惡能必十夫一溝百夫一洫而無犬牙之相入也經之所陳舉大數耳遂人發民治野故計以夫匠人度地攷工故計以里其實一也曰州里丘甸不同何也曰記曰凡居民量地以制

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土田有上下受田有多寡邑居有疏密戶口有登耗五家爲比以寄相保相受之令知民數也四井爲邑以量徑輪攷廣袤知地數也於是乎起軍旅作徒役歛貢賦則攷甸法以執其總復攷比灋以治其施舍焉小宰職曰聽政役以比居聽閭里以版圖小司徒職曰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此其義也鄭氏曰遂用貢都鄙用助遂令載師任地率以貢法增成其數而周禮爲病民之書豈不過哉

古者山澤之禁掌諸虞衡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遠

郊之內則有園圃藪牧之地聚百物以備用也天官則獸人歔人鼈人掌取其地之禽獸地官則牛人牧人圉人場人掌蕃育禽獸若草木秋官則冥氏穴氏翨氏掌攻禽獸柞氏薙氏掌殺草木凡此皆在王郊不統于虞衡國用之餘弛以利民孟子曰澤梁無禁是也其在國中則夏官有服不氏掌畜羅氏射鳥氏掌內囿之禽獸而薦擾之園之蕪者也其在宗廟之中府庫苑囿若山川社稷之壇壝則秋官有庶氏掌攻毒蠱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牆屋蟈氏掌去鼃黽壺涿氏掌除水蟲庭氏

掌射國中之夭鳥以除害也

帝典之制刑有四一曰刑以正其罪二曰罰以懲其失三曰宥以赦其過四曰流以權其義罪當者刑刑疑者罰罰疑者宥罪麗于刑而附于議者流虞夏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法之常也然有疑而入于罰者矣有正于過者矣有附于議者矣則是殺人者未必死而傷人者未必刑也又況有殺人而義者乎如是則法將有所窮而通之以情此調人所由設也經禮曰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傷人而過以法則可宥以情則可成若夫殺人而過

本非義也有子則義死其父有弟則義死其兄其有者法爾平之則非情也是聖人之法至是而窮也原情以通其窮而辟之義生焉經曰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始殺之則過也繼辟之則又服義也如是而孝子弟弟之情申矣如是而萬民之難平矣如是而有弗辟焉是違命犯義以遂過也舍是弗執法殆矣如是而有反殺者焉是擅命逆情以長亂也舍是弗讎法弛矣乃若殺人而義法之所不罪也雖其父兄之讎不同國則已焉義之而又辟焉者聖人不忍傷民情也令之勿

讎讎之則死聖人不敢亂吾法也嗟夫殺人則死傷人則刑法之常也雖然天下大矣法不能以無漏也則義不可以勿讎也而勢又不能以遽報幸而天誘其衷卒然遇之士師不及問天子不及知待命則失賊專殺則違法有若此者書其事于上雖自殺之可也